

## 文化差異系列（一）： 文言隔閡——在語文評核被遺忘的效度困難

優質學校改進計劃 戚本盛

學生在語文評核中的閱讀理解一卷取得的成績，代表了學生的閱讀理解能力。不過，因為現行語文課程除了包括一般以為的語文上的讀、寫、聽、講的能力，也有例如品德情意或中華文化等其他範疇，於是便出現考卷雖名為閱讀能力，但考核內容不只是閱讀能力的一種落差，這種落差製造的其實正是評核效度上的困難。對生活在漢人社會的學生來說，這種效度困難也許並不明顯，但對非華語的學生而言，應答文化差異的語文評核，其成績究竟反映語文能力抑或文化素養呢？本文分析近年中學文憑試中國語文科卷一閱讀能力考材中的白話和文言篇章中的文言成份，指出其中的效度困難。

下表是 2012-2014 年中學文憑試中國語文科卷一閱讀能力考材的基本資料：

年份/篇號	作者	文題	寫作年代
2012/1	曾敏之	橋	當代
2012/2	韓非子	五蠹（節錄）	先秦
2013/1	張曉風	我交給你們一個孩子	當代
2013/2	黃國彬	說誓	當代
2013/3		呂氏春秋：士節	先秦
2014/1	徐國能	第九味（節錄）	當代
2014/2		史記：孔子世家	西漢

在這三年的考題中，每年均有 1 篇古漢語篇章，即所謂「文言」篇章，2012 及 2013 年的篇章均為先秦散文，2014 年的《史記》：〈孔子世家〉則為西漢的作品，3 篇的寫作年代距今超過 2,000 年，在語法和詞彙上跟現代漢語相距甚遠，生活在漢語語境中的本地學生，也會「畏懼文言文甚至放棄不答」（《太陽報》，2013 年 4 月 9 日），對南亞裔學生來說，則肯定更為困難。

當然，語文隨著歷史演變，古今漢語並非可以截然劃分，現代漢語中其實保留了不少文言的痕跡，例如古漢語中的單音節詞特色，可以通過掌握現代漢語作一定的推敲從而得到理解，但差異較大的，例如古漢語語法上的主語省略或詞彙上的古今詞義相反，若在設題中出現，則所考核的實已包括文言的理解。在數年考卷的擬題裡，即使是白話文篇章的理解考核時，也有一些題目措詞包含了並非來自篇章的文言成份，於是考核學生的又不只是對篇章而是題目中文言的理解。例如 2012 年第二題答案選項中有「重訪故友，知交零落」，第四題中有「去國辭家的傷感」，前者「知交」「去國」等本身為文言詞彙，而「去國」更屬古今詞義相反，若這些選項不必囿於文句典雅或齊整，而寫成為「再度探訪故友，知心朋友已零落」和「離開祖國，辭別家鄉的傷感」，可望更有效地考核學生對這篇文章的理解，這種考核白話文理解中又夾纏古漢語的成份，其實是會影響考題的效度的。

2013 年採用的張曉風及黃國彬的兩篇文章作為考材，兩位為台、港當代作家，兩篇作品基本上為白話文，不過，張曉風的《我交給你們一個孩子》仍流露了一點文言成份，而黃國彬的《說誓》就更充斥不少典故。例如張文中「你們將飲之以瓊漿，還是哺之以糟粕」的一句，也是第二題所問，在句法和語彙上都是文言的。

如果說《我交給你們一個孩子》文字較為淺白，則《說誓》明顯因為多直接引用文言詞彙及中國文學典故等而較為艱深。文章第二段一開始的「美言不信，巧言鮮仁」，前者直接引用《老子》的句子，後者則改寫自《論語》，二者均為先秦散文。第三段引用《離騷》「齊玉軛而並馳」，第四段的「蚩蚩者氓」的典故來自《詩經》，則均為先秦時期的詩作。第五段「壯語寒易水」用荊軻刺秦易水送別的典故，記載見於成書於西漢的《史記》。第七段更直接引用《史記》：〈游俠列傳〉的原文。雖然考題並沒有要求學生直接解讀這些典故，而作者黃國彬本身是香港的著名詩人及翻譯學者，文章多引古籍典故，理應不礙其讀者的理解，可是，《說誓》本來就並非作為高中學生的考材而發表，更不可能以在港的南亞裔學生為讀者，用來作為考材的話，以上的文言句子或文學典故的部份，對學生（特別是南亞裔學生）來說，無疑平添閱讀的困難。

2014 年考材有《第九味》，作者為台灣當代作家徐國能，徐氏也是學者，但《第九味》沒有黃國彬《說誓》那麼多典故，而且輯錄為考材時經過一定刪改節錄，或可更切合考核理解的目的，不過，考材仍保留「舊時王謝堂前燕」（第六段）的典故，這句出自劉禹錫的七絕《烏衣巷》，這裡引用的是該詩第三句，但沒有引用表達主題的下一句「飛入尋常百姓家」，沒有這詩（特別是第四句）的已有知識，相信難以了解這個典故在本文的用意。

更有趣的是，篇中第九段以「彌勒轉世」和「八臂金鋼(原文如此，疑為「剛」之誤)»(第九段)來形容文中主角的外貌，彌勒和金剛都來自佛教，前者是菩薩，後者歧義更大。對在港少數族裔學生來說，若沒有通過漢語來了解這兩個詞彙所指涉的宗教意義或菩薩形象，則根本無從理解上述二詞，來自印度的佛教詞彙譯成漢語後，如何在學習中文的過程中，被以伊斯蘭信仰為主的南亞裔學生理解，可以是對文化交流研究極有意義的課題，但作為考材，這中間的轉折其實意味著考核的已不只是對篇章的閱讀理解能力。

如上所述，2012年白話文的篇章曾有問以文言答案選項的題目，在2014年也有這樣的設題。第十題列出一段引文，要求學生判斷四個選項最切合篇中人物的人生體會，其中「處世不宜堅持，應物何妨變通」和「人生順逆有時，命運得失無憑」兩句，中間的「應物」一詞是現代漢語較為少用的，而「有時」「無憑」更屬古今同詞歧義，如果想避過這種文言的難關，直接考核學生對原文的理解，則可以用現代漢語常用詞彙略作改寫，考核的效度可望更高。

有沒有純粹的不涉及文化素養的閱讀能力，在乎概念定義之狹窄或寬廣，本文不擬對此深究。只想指出的是，近年中學文憑試的閱讀能力考材中，即使是白話篇章也存在不少而且關鍵的文言成份，生活在華語社會的學生或許早已浸淫在其中，因文言隔閡所引起的效度困難並不明顯，但對非華語學生來說，缺乏做為潛在課程的文化基礎，在目前的設題取向下，其閱讀能力評核的成績反映了甚麼，確實是不能不嚴肅看待的，也是處理非華語學生學習中文的差異時不得留意的。

【非華語學生學習中文的文化差異，之一，2015年2月修訂。本文部份曾以《不能低估的文化隔閡》為題發表，收於王惠芬、葉皓羚(編):《冇酵餅——「中文為第二語言」教與學初探》，香港：融樂會，2014年，頁208-218。】